

副刊 International Film 西洋影畫



▲Conor為了追女仔，開始玩音樂



▲Conor (左) 搵Eamon一起組band



▲《初戀無限JAM》情節輕鬆，不乏笑料



▲Conor (左) 要把握機會向Raphina表白

不見風雨便成功 《初戀無限JAM》



導演約翰卡尼 (John Carney) 繼《一奏傾情》(Once) 及《一切從音樂再開始》(Begin Again) 後，再度以音樂作題材，拍出新作《初戀無限JAM》(Sing Street)。他從《一切從音樂再開始》的紐約背景，以及荷里活級數的卡士，回歸家鄉愛爾蘭，並以自己的年輕經歷，勾勒出都柏林 (Dublin) 三十年前的狀況。

劉偉霖

◀眾人在街頭夾band ▶Conor (右) 在學校附近向Raphina搭訕



讀高中的主角Conor生於中產家庭，適逢愛爾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甚差，以賺佣金為生的父親久未發市，母親又被老闆減了一半薪酬。中產生活保不住，父母不再送Conor上私家學校，讓他到不用學費的教會中學。在舒適環境成長的Conor感到校園生活從天堂墮落地獄，這間學校龍蛇混雜，像監獄多過學校，學校的修士又對Conor家裏的經濟狀況極不體諒。

Conor有天被惡霸欺負後，在校門對面見到一位打扮新潮的少女Raphina。他上前搭訕，知道她是發模特兒夢的少女，她的夢想是要在倫敦，進軍模特兒行業。在當年愛爾蘭的經濟環境下，人們去英國發展是最佳（或唯一）的出路。為了和Raphina再次見面，Conor竟然亂說自己有搖滾樂隊，想請女演員拍音樂錄像。未接過模特兒工作的Raphina需要經驗，明知Conor亂講都應承了。

Conor根本沒有夾band，所以他也要立刻成立一隊樂隊。Conor的音樂

知識有限，但隊友Eamon懂多種樂器，Conor則做主音。正當Conor打算練好一首翻唱歌，再找Raphina拍錄像之際，其兄說出一句：「難道你以為翻唱別人的歌，這女孩就會對你傾心嗎？」Conor於是將日常經歷以及對Raphina的思念用文字寫出，在Eamon的幫助下寫成歌。Raphina開始有反應了，但時間是Conor的最大敵人，因為Raphina快要去倫敦尋夢了。

勾起80s音樂共鳴

音樂人出身的約翰卡尼對音樂片已經工多藝熟，之前兩套片的成功，教人難以忽視他的導技，因為單從情節來說，本片以及《一切從音樂再開始》都不算曲折。首先卡尼在本片中找到大家近年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共鳴，影片有兩個場面，先後諷刺披頭四 (Conor的父親對好音樂的典範) 以及Genesis (Conor的中年情敵)，兩隊樂隊分別代表六十及七十年代。

今天，年輕時聽披頭四或Genesis

的人已經是中老年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長大的青年人，在今天去到五十幾歲的黃金年代，所說的當然是事業及經濟上的實力。在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流行音樂曾被視為流行音樂史上的污點，年輕人覺得那個年代落伍了，他們聽六十或七十年代音樂的就嫌太人工化，太多電子元素，不像先前的音樂有血有肉。看《初戀無限JAM》令筆者感覺到，近年Spandau Ballet等八十年代樂隊鹹魚翻生的現象不是意外。

其次是影片的「輕口味」或「中庸之道」，情節上甚多小笑話，不令你捧腹大笑，但勝在容易令你笑，而且出現得密集。音樂口味上，其實不能單以「八十年代」去概括Conor玩的音樂。真正有音樂口味的是Conor的大哥，但他是鬱鬱不得志的失敗者，他對Genesis的主音歌手Phil Collins作了很不留情的嘲笑，但個人發展後的Phil Collins在八十年代中後期走上事業高峰。Conor簡單地選了Duran Duran作模仿對象，就夠他去找

到眼前的路。音樂錄像也是嬉笑的對象，但只限於展示一些陳腔濫調，影片本身也避免了過度花巧的拍攝及剪接手法。

叫人追夢無講奮鬥

這種小人物從失敗人生找到夢想然後成功的故事，歷來都在拍，但卡尼的處理手法有微妙的分別，筆者覺得他更貼近現代人的想法，包括香港近年的文藝風氣。「小人物成功記」的典型拍法，多數是針對無什麼錢、甘於平凡打工的普通人，他們不敢去追逐夢想，或反抗強權，於是就會有這種「勵志」電影示範，只要有勇氣，肯努力，遇到困難不放棄，終會有天成功。然後大家在戲院充滿鬥志的過了兩小時，散場後，明天又繼續早上六、七時起床，逼港鐵或巴士上班。

但《初戀無限JAM》的奮鬥過程，卻明顯少了「奮鬥」元素。害羞怕事的Conor在新學校被欺負，轉頭就夠膽去搭訕看似是壞女孩的Raphina。

他說了夾band的大話，轉眼間就組了band，更不會被真正有音樂技能的Eamon嫌棄；給大哥教路要寫自己的歌，轉頭就不單寫出歌詞，更能哼出旋律。

約翰卡尼式的「小人物成功記」，標榜的不是憑毅力排除萬難，而是只要你肯去追夢，「萬難」就會自己讓路，把你送上成功之路。之所以說是較貼近當代的思維，就是現在的人並不是不敢去尋夢，而是太多人去尋夢，又不願去醒，浪費一生。

他們以為自己即使賺錢比正常去上班少很多，但至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不過他們忽略了自己要做很多妥協，做很多其實不大想做的事（例如教興趣班，用極長時間去表演給不想聽你唱歌的途人），去換取極其低微的回報，而且成功不會在望，倒不如用既有的工作能力，賺取體面的收入，閒時再我行我素地去玩你的興趣更好。約翰卡尼的電影很易入口，入場興奮完兩小時便算了，千萬不要當真。

《魔獸》稱霸內地票房

一周影壇 >>> 林錦波

六月暑假檔期開始，荷里活大片陸續登場。雖然超級大製作《美國隊長3》(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早於上月初已經在內地和香港上映，在內地更創下十二億四千八百一十萬人民幣票房的佳績，使前幾周上畫的大片相形見绌，可是上周在內地新上畫的《魔獸爭霸：戰雄崛起》(Warcraft: The Beginning) (內地片名《魔獸》) 勁收十億三千七百萬人民幣，相信第二周誓必打破《美國隊長3》的票房數字。此片順理成章登上上周票房榜第一位，這部由英國導演鄧肯鍾尼斯(Duncan Jones)操刀的魔幻動作片，受到內地觀眾歡迎，這可能跟影片的大型動作場面和超級特技有關。

可是《魔獸爭霸》上周在港上映卻輸給了同樣新上畫的《非常盜2》(Now You See Me 2) 排票房榜第二位，收九百二十八萬港元，成績算是不錯；而第一位的《非常盜2》則收一千三百八十七萬港元，看來周杰倫有份演出，的確有點叫座力。而鄧肯鍾尼斯的前作是積克格寧賀(Jack Gyllenhaal)和米雪蒙娜漢(Michelle Monaghan)主演的科

幻片《危機解密》(Source Code)，當年此片在港上映收九百二十四萬港元，成績不俗。

至於，上週內地票房榜第二位則由上映兩周的《變種特攻：天啓滅世戰》(X-Men: Apocalypse) (內地片名《X戰警：天啓》) 奪得，收二億六千二百萬人民幣，兩周累積共收六億四千九百萬人民幣；第三位是《愛麗絲夢遊仙境2：穿越魔鏡》(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內地片名《愛麗絲夢遊仙境2：鏡中奇遇記》) 收四千三百七十萬人民幣，三周共收三億六千七百七十萬人民幣；第四位是動畫片《憤怒鳥大電影》(The Angry Birds Movie) (內地片名《憤怒的小鳥》)，收三千六百萬人民幣，四周共收五億零六百萬人民幣；第五位是新上畫的內地動畫片《泰熊熊之玩具大戰》，收六百六十萬人民幣。

其他新上映電影還有內地愛情喜劇《我們畢業啦》，收一百四十六萬人民幣排第十一位，相當慘淡。此外，剛於上周六開幕的第十九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兩日票房收二百零五萬人民幣。

美國票房方面，《魔獸爭霸》同步上畫，周末票房榜第一位卻輸了給溫子仁 (James Wan) 導演的恐怖片《詭屋驚凶實錄2》(The Conjuring 2)，後者收四千零四十萬美元 (約二億六千五百八十六萬人民幣)；而《魔獸爭霸》則收二千四百一十六萬美元 (約一億五千九百九十九萬人民幣)，比內地票房少八億七千八百萬人民幣，相信這個成績令出品環球公司亦感意外，當然這跟影片有中國投資有點關係。至於《詭屋2》上周亦在香港上映，只收三百七十三萬港元排票房榜第五位，跟美國大異其趣。

第三位則由《非常盜2》奪得，收二千二百三十八萬美元 (約一億四千七百三十一萬人民幣)；第四位是《忍者龜：魅影突擊》(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Out of the Shadows)，收一千四百三十八萬美元，兩周共收六千零六十二萬美元 (約三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人民幣)；第五位是《天啓滅世戰》，收九百九十一萬美元，三周共收一億三千六百二十八萬美元 (約八億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人民幣)，較內地票房多收二億四千七百九十六萬人民幣，相當接近。

《老笠》硬滑稽

碟影迷離 >>> 小偉

新晉香港導演火火的話題作《老笠》，集結了林雪、馮淬帆、姜皓文、曾國祥、雷琛瑜、崔碧珈、郭偉亮、盧惠光等一眾演員。電影從自認「廢青」的主角阿平的視點出發，講一間神秘便利店一晚發生的奇事。這一晚，他先遇上刻薄的肥老闆、神經質的女同事，來借廁所的男人是黑警、出獄的憤怒老翁即興打劫、暴發富豪和他的性感女伴、隔壁閉門多時的老闆、還有炸彈狂徒……各色人等來到這間便利店，上演一段段瘋狂的錯摸鬧劇。

用「廢青」等社會話題作為切入點，但

其實這部電影更多是模仿歐美暴力cult片，接近一個完全離地的狀況。就以那間空間寬闊的便利店來說，就已經媲美無綫電視劇的香港家居，完全是存在於想像之中。

而片中人人陷入的歇斯底里狀態，其實多少是為瘋癲而瘋癲，就像是怕觀眾覺得不過癮而猛加的味精。或許，整部片最讓人感到不安的是，編導對於低下層人物的態度。拍便利店其實就是在拍低下層，在那裏工作的人，多少是在職場上沒有競爭力之故，但這並不表示這些人就不是好人或正常人，但這部電影中的兩名年輕店員，無端的惡意破壞，也是惡意的發泄，但完全沒有前因後果的鋪排，倒讓人覺得這些真是「廢青」了。這種對弱勢的無端敵視，加上硬擠出來的滑稽荒謬，讓人感到一眾老戲骨的演技被浪費了。



◀《老笠》講述在便利店發生的故事